

A man in a white shirt is running against a bright, overexposed background. The image is used as a cover for a book.

12 YEARS A
SLAVE
为奴十二年

[美] 所罗门·诺萨普◎著
李晶晶 王凤云 夏娟◎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12 YEARS A SLAVE 为奴十二年

[美]所罗门·诺萨普◎著
李晶晶 王凤云 夏娟◎译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为奴十二年/ (美) 所罗门·诺萨普著; 李晶晶 王凤云 夏娟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354-6448-4

I. ①为… II. ①所…②李…③王…④夏… III. ①传记小说—美国—近代 IV. ①I712.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82106号

策划编辑: 陈俊帆

责任编辑: 彭姗姗

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左 怡 邱 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7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15.125

版次: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 160千字

定价: 26.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自由的时光 / 001

但我仍然憧憬着有一天能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
小屋、几亩田地,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第二章 滑向深渊 / 009

周围一片死寂,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大声叫喊,却被自己的回声吓了一跳。

第三章 无望的辩解 / 017

问我是否还坚持说自己是自由人。我宁死不
屈,于是他又继续抽打我。

第四章 一路向南 / 027

我一一答应了,而他们之后一直没有忘记我这次
小小的善举。

第五章 错失良机 / 037

别人都没有发觉我,但我却可以看见周围发生
的一切。到了早上,等所有人都上了甲板,我又神
不知鬼不觉地钻出来。

第六章 新到的“牲口” / 047

艾米丽也明显感觉到不安，双手本能地勾住母亲的脖子，把头深深地埋在母亲怀中。

第七章 短暂的愉快 / 057

我用十二根木头做了一个窄木筏。我想这件事对我来说可谓轻车熟路，因为多年以前我在尚普兰运河上运木材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第八章 绝望的反抗 / 069

一时之间，我被愤怒冲昏了头脑，伸手夺下他手中的鞭子。

第九章 惶惶不可终日 / 079

我迅速爬起身来，拿着毯子跟上他。路上查普林告诉我，他料定提贝茨会在晚上回来杀我。

第十章 沼泽大逃亡 / 089

半夜里我的脚步声惊醒了鸭群，成百上千的野鸭挤作一团，聚集在沼泽里。

第十一章 劫后余生 / 101

她最后一位主人用鞭子残忍地抽打她，虐待她。但是无论他怎么抽，也不可能换回她丧失的青春和活力。

第十二章 棉田里挥舞的鞭子 / 113

等到棉花盛开的时候，那一片广阔洁白的棉田令人赏心悦目，几乎没有什么风景能与之相比。这一片纯洁的景象，就像洁白无瑕、轻轻飘落的雪花。

第十三章 被污辱 被摧残 / 123

她能跳过最高的篱笆墙，只有最快的猎狗才能超过她。没有烈马能把她摔下马背，她还是赶车的一把好手。

- 第十四章 苟延残喘地活着 / 135
我幻想着小屋里的家具、水桶、折叠小刀、新鞋子、衣服和帽子,这些东西全都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 第十五章 奴隶们的“圣诞宴席” / 147
而无处不在的丘比特不会嫌弃他们,也会把爱情之箭射向这些头脑简单的奴隶。
- 第十六章 铤而走险 / 159
我终于成功地用白枫树皮熬制成墨水,还从鸭子的翅膀上拔下一根羽毛做成了笔。
- 第十七章 叛乱接二连三 / 169
那片蒲葵地人迹罕至,只有大蛇经常出没。塞莱斯特用掉在地上的枯树枝和蒲葵叶子搭建了一个简陋的小屋,住在那里。
- 第十八章 阳光下的罪恶 / 179
但是在埃普斯和他奄奄一息的受害者,以及沉默的目击者心中却满是强烈的愤怒,这与那天的平静美丽毫不相称。
- 第十九章 他是我的信使 / 189
现在机会来了,我下定决心,无论结果如何都要提起这个话题。
- 第二十章 等待的煎熬 / 201
冬天我还会找借口再回到这里,到时我会写下他们的名字。
- 第二十一章 活着走出这里 / 211
我准备向他跑过去,但治安官走到我面前拦住了我。
- 第二十二章 最高的审判 / 227
百年之后能永远安息在我父亲长眠的教堂墓地里。

第一章 自由的时光

1829年7月我过完21岁生日，
当时我才成年不久，
尽管没有父亲的帮助和指导，
但我决定靠勤劳的双手为妻子撑起一个家。
虽然深知种族的障碍不可逾越，
自己出身卑贱，
但我仍然憧憬着有一天能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小屋、
几亩田地，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介绍——祖先——诺萨普家族——出生和血统——敏特斯·诺萨普——与安妮·汉普顿结婚——生活憧憬——尚普兰运河——加拿大筏运之旅——务农——小提琴——帮厨——搬到萨拉托加——帕克和佩利——奴隶和奴隶制——三个孩子——悲剧的开始

我生来是一个自由人，在一个自由州享受了三十年的自由时光。之后惨遭绑架，被贩卖为奴长达十二年之久，直到1853年1月才有幸获得解救。有人说，我如此坎坷的命运也许会引起大众的兴趣。

获得自由之后，我发现北方各州对奴隶制的关注热情日益高涨。据我所知，数量空前的描绘奴隶制的小说在市面上流通，还各自标榜以客观写实的手法详尽描述了奴隶制的快乐与悲惨，引起了众多的评论和热议。

我在书中所描述的奴隶制完全来自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基于我所了解的以及我所经历的。我写这本书的目的在于真实坦诚地叙述事实：毫不夸张地重述我的人生经历。至于本书所呈现的奴隶生活是否有失公允或偏于残酷则全由读者自己评判。

据我考证，我父系的祖先曾在罗德岛为奴，属于一个姓诺萨普的家族。后来这个家族中有一个绅士搬到了纽约州，定居在罗塞勒县的胡瑟科。他带去了敏特斯·诺萨普——也就是我的父亲。大约五十年前，根据这个绅士死后的遗嘱，我的父亲从此获得了自由。

上帝保佑，多亏了桑迪希尔的亨利·B·诺萨普先生出手相助，我才得以恢复自由之身，重新回到妻儿身边。这位诺萨普先生是一位杰出的法律顾问，是我祖辈曾经为奴的那个家族的亲戚，我也是

随了他们的姓。也许正因为这个原因，他一直对我格外关照。

父亲获得自由后，不久就搬到了纽约埃塞克斯郡的密涅瓦。1808年7月我在那里出生。父亲在那儿待了多长时间我已无从考证。之后他又搬到了华盛顿郡的格兰维尔，那里离一个叫斯莱伯勒的地方很近。他在那儿的一个农场工作了几年，农场主是他以前主人的一个亲戚，名叫卡拉克·诺萨普。自那之后，他又来到离桑迪希尔北边不远的摩斯街的奥尔登农场；随后又去了位于爱德华堡通往阿盖尔公路上的一个农场，现今这个农场属于拉塞尔·普拉特所有。父亲一直住在这个农场，直到1829年11月22日离开人世。父亲去世后，家里就剩下母亲、哥哥约瑟夫和我。哥哥现在生活在奥斯威格市附近的奥斯威格县，而我的母亲在我被卖为奴期间离开了人世。

尽管父亲生来就是奴隶，每天和其他不幸的奴隶一样在恶劣的条件下辛苦劳作，但他是勤劳正直、受人尊敬的人。那些仍然健在、熟悉父亲的人可以证实这一点。父亲一生都在务农，从未从事那些卑贱的工作，而后者似乎都特意留给了非洲黑人后代。父亲供我们接受教育，而且我们所受的教育远比同等家庭条件的孩子所接受的教育水平高。除此之外，他还通过勤劳节俭攒下一笔钱，为自己赢得了选举权。他经常对我们说起他年轻时候的故事，尽管他一贯对他栖身为奴的主人家颇有好感甚至怀有敬意，但他绝不认同奴隶制度，对种族的衰败深感悲戚。他努力向我们灌输道德观念，并教导我们信任上帝，坚信上帝对他的子民不分贵贱一视同仁。后来当我躺在路易斯安那州一个偏远荒凉的奴隶棚里，忍受着身上枉受的伤痛，恨不能与父亲同眠墓穴之中，以此逃脱奴隶主残暴的鞭打时，我的耳旁就会响起父亲的谆谆教诲。父亲遵从上帝的旨意，兢兢业业，完成了一生的使命，如今长眠于桑迪希尔教堂墓地一块不起眼的墓碑下面。

父亲去世之前，我大部分时间都和他一同在农场干活，闲暇之余读些书或者拉小提琴——小提琴是我年轻时最大的兴趣和慰藉，为我平淡的人生增添了一丝乐趣，并在我为命运感伤时抚慰我的思绪。

1829年圣诞节那天，我和安妮·汉普顿在爱德华堡结婚，当地德高望重的狄莫西·艾迪法官为我们主持了婚礼。安妮也是有色人，我们两家住得很近。她在桑迪希尔住了很长时间，有时候在贝尔德先生的伊格酒馆工作，有时在塞勒姆的亚历山大·普罗迪菲牧师家里帮忙。多年来，普罗迪菲牧师一直负责管理当地的长老会，他丰富的学识和虔诚之心远近闻名。安妮一直十分感激他的宽厚仁慈，并将他的忠告牢记于心。安妮无法确定自己的血统，她身上流淌着三个种族的血液——欧洲白种人、非洲黑种人、美洲红种人——很难说她到底属于哪个种族。但三个种族血统的混合让她的容貌显得与众不同、独特迷人。尽管与黑人混血肤色有些相像，但她还算不上真正的四分之一黑人混血。之前忘了介绍，我的母亲只有四分之一的黑人血统。

1829年7月我过完21岁生日，当时我才成年不久，尽管没有父亲的帮助和指导，但我决定靠勤劳的双手为妻子撑起一个家。虽然深知种族的障碍不可逾越，自己出身卑贱，但我仍然憧憬着有一天能拥有一所属于自己的小屋、几亩田地，过上幸福安逸的生活。

从结婚到现在，我对妻子的爱诚挚如初，一丝未减，对子女深沉的爱也只有那些温柔慈爱的父亲才能体会。说了这么多，我只想让读者理解后来我所经历的一切对我的巨大打击。

婚后我们开始打理自己的家庭，当时我们住在爱德华堡村最南边的一栋黄色的老房子里，后来这栋房子被改建成了现代公寓，最近归到莱斯罗普上尉名下。人们都称它“堡垒之家”。建县之后，有

时这座房子会被当作法庭来用。1777年伯戈因曾在这儿住过，当时它坐落于哈德逊河左岸，离“堡垒之家”的旧址不远。

那年冬天，我和其他人一起被雇去整修尚普兰运河。当时那段运河由威廉·凡·诺特维克管辖，而我们这些工人则由大卫·迈克艾伦负责监管。第二年春季运河通航时，我用攒下的一些积蓄买了两匹马和一些工具，做起了跑运输的生意。

后来我又雇了几个得力助手，承包了从尚普兰湖用木筏往特洛伊运输木材的活儿。戴尔·贝克维兹和一位来自怀特霍尔的巴特密先生陪我运过几次木材。一个季度下来，我已经完全掌握了筏运的技巧，悟出了其中的窍门。后来，这门技艺让我得以帮助一位可敬的老爷，也让贝夫河岸那些头脑简单的伐木工对我刮目相看。

一次，我从尚普兰湖往特洛伊运输木材时，途中有人建议我去趟加拿大。我到了蒙特利尔市，还参观了那里的教堂和几处风景名胜。自那之后，我又游历了金斯顿和加拿大的其他几个城市，了解了当地的一些风土人情。在故事接近尾声时大家可以看到这些阅历对我大有帮助。

运输生意圆满结束，雇主非常满意。考虑到冬季里运河要停运，而我又不想无所事事，于是我和米达·戈恩签了合同帮他伐木。从1831年到1832年的那个冬天我一直在做伐木工作。

春天的时候，我和安妮计划着在附近买个农场。从小我就对农活非常上手，而且务农也很对我的胃口。于是，我在父亲曾经住过的老奥尔登农场包下一块地。我和妻子带着一头奶牛、一只猪以及从哈特福特的路易斯·布朗那儿买的两头耕牛，还有一些私人物品，搬到了位于金斯伯雷的新家。那年我竭尽所能种了二十五英亩玉米和一大片燕麦。每日我在地里忙农活，安妮在家里尽心地操持家务。

我们在这里住到1834年。冬季里，只要年轻人举办舞会，总会

请我去拉小提琴。周边的几个村子里的人几乎都知道我会拉小提琴。以前在伊格酒馆长期工作过的安妮也成了人人知晓的厨师。每当法庭开庭或是遇到其他公众集会，谢里尔咖啡馆总会以高薪聘请安妮去帮厨。

每次我出去拉小提琴，或者安妮去帮别人做饭，总能带回一笔酬劳。这样一来，加上农场的收入，我们很快有了一笔积蓄。事实上，当时我们也算是过上了幸福富裕的生活。如果一直住在金斯伯雷经营农场，我们的生活一定会继续幸福下去；原本准备再向前迈进一步，殊不知命运和我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

1834年3月，我们搬到了萨拉托加斯普林斯，住进了华盛顿大街北面丹尼尔·奥布莱登名下的一所房子。那时候艾萨克·泰勒在百老汇大街的最北边开了一家名叫华盛顿公寓的大型寄宿公寓。他雇我帮他赶马车，我一连干了两年。从那之后，我一般都能在旅游季节找到活计。安妮也一样，她常在合众国饭店或当地其他酒馆干活。冬天我靠拉小提琴挣钱，不过，在修建特洛伊通往萨拉托加铁路时我做了很长时间的修路工人。

住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时，我经常到西法斯·帕克先生和威廉·佩利先生的店里买些家用物件。我一直相当敬重这两位宅心仁厚的好人。正因如此，十二年后我向他们写信求助，并请诺萨普先生把信转交到他们手中，之后我才得以获救。

以前我经常会在合众国饭店遇见陪同主人从南方来萨拉托加的奴隶。他们一般穿着得体，衣食无忧，看起来生活安逸，除了一些日常琐碎，似乎没有太大的烦恼。他们常常和我谈论奴隶制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透露出内心深处对自由的渴望。有些人甚至表达出强烈的逃跑愿望，向我咨询有什么好方法能帮助他们实现这个愿望。但是，他们知道一旦逃跑不成功被抓回去，就会受到残酷的惩罚。

他们害怕受到惩罚，因此迟迟不敢将逃跑的念头付诸行动。我从小生活在自由的北方，清楚自己有着与白人同样的情感和同等的智力，至少和那些肤色较浅的人智力相当。或许因为我一直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我实在无法想象一个人怎么能够甘心被人奴役。我无法理解提倡平等的法律或宗教怎么能够承认并允许奴隶制的存在。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每一次别人来向我寻求建议时，我都会劝他们等待时机，力争自由。

我在萨拉托加一直住到1841年的春天。七年前，怀着美好的憧憬，我们离开了哈德逊河东边那个宁静的农场，然而美梦并没有实现。尽管生活环境比较舒适，但我们并没有富裕起来。这个闻名世界的温泉胜地并不适合我这种习惯勤劳节俭的人，这里的人都过着无所事事、奢侈浪费的生活。

这时我们已经有了三个孩子——伊丽莎白、玛格丽特和阿朗索。大女儿伊丽莎白十岁，二女儿玛格丽特八岁，小儿子阿朗索才刚满五岁。他们的到来给这个家增添了无尽欢乐。他们稚嫩的声音犹如银铃般的音乐悦耳动听。我和安妮给这三个天真的小家伙编织了无数美梦。空闲的时候，我总是给他们穿上最好的衣服，带着他们走遍萨拉托加的大街小巷，游遍森林田野。他们是我人生中最大的快乐，我常常温柔地把他们搂在怀里。他们虽然皮肤黝黑，在我眼中却如白雪一般纯洁美丽。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过着平淡普通的生活，像其他普通的黑人一样，在这世界上怀揣着爱和简单的希望，靠着辛勤劳动一步一步向前迈进。可就在这时我走到了人生的转折点——走进了痛苦和绝望的无边深渊。此后多年我被淹没在黑暗之中，远离家人，失去了自由。

第二章 滑向深渊

我在那个孤独的地方完全清醒之前，
有那么一段时间脑海里一片空白，
什么也想不起来。

我竖着耳朵仔细听周围的动静，
但是除了我偶尔移动时铁链发出的碰撞声，
周围一片死寂，什么声音也没有。

我大声叫喊，却被自己的回声吓了一跳。

在锁链允许的范围内，我摸了摸口袋，
发现自己不但被剥夺了自由，
连钱和自由证明也都不见了。

两个陌生人——马戏团——离开萨拉托加——口技和小把戏——纽约之旅——自由证明——布朗和汉密尔顿——匆忙赶路——与马戏团会合——抵达华盛顿——哈里森将军的葬礼——突发疾病——口渴难耐——灯光渐暗——失去意识——镣铐和黑暗

1841年3月末的一天早上，闲来无事，我一个人在萨拉托加斯普林斯闲逛，想着在忙季到来之前，能去哪儿找点活计。像往常的法庭开审期一样，安妮去二十英里外桑迪希尔的谢里尔咖啡馆厨房帮忙。伊丽莎白和她一起去了。而玛格丽特和阿朗索去了萨拉托加的姨妈家。

在国会大街和百老汇大街的拐角处，靠近莫恩先生酒馆的地方，也可能是在那对面，我遇见了两位穿着体面的绅士。我并不认识他们，只记得我的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过他们，并向他们提起我很会拉小提琴，不过我怎么也想不起到底是哪位朋友了。他们立刻和我攀谈起来，问了我很多关于演奏小提琴方面的问题。显然，我的回答让他们很满意，他们说这正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还提议让我为他们工作一小段时间。后来得知他们一个叫梅瑞·布朗，一个叫亚伯拉罕·汉密尔顿，但我很怀疑这是不是他们的真实姓名。梅瑞·布朗大概四十岁，身材矮短粗壮，看上去精明干练。他当时穿着一件黑色礼服大衣，头上戴着黑色帽子。他说自己平时住在罗彻斯特或者锡拉丘兹。亚伯拉罕·汉密尔顿是一个白皮肤蓝眼睛的年轻小伙子，据我猜测应该不到二十五岁。他又高又瘦，穿着花纹典雅的马甲，外面套了一件咖啡色的大衣，头上戴着一顶时尚的帽子。他整个人打扮得极其时髦，虽然看上去有点阴柔，却能让人产生好感。他的